



移民来到新的地方扎根后,由于环境封闭且外界联系较少形成方言岛,方言与源语言保留高度相似性。四川境内现存主要有客家话和湘语两种方言岛,国内的学者对川内的客家话和湘语有大量详实具体的研究。而各湘语岛之间也有差别,主要分为“老湖广话”“长沙话”和“永州话”等。本文从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角度分析,在共时层面,对仪陇县新城乡“永州话”川派湘语这一特点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

仪陇县新城乡川派湘语 “永州话”形成机制

刘忠莉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仪陇“永州话”概说

“永州话”也称“永州腔”“新城话”,是湖广永州府人移民四川后保留的方言。仪陇的“永州话”属于川派湘语,兼有四川话和湘语两种方言特征。目前,大约有两万人在使用四川仪陇“永州话”,这些人主要分布在二道镇新城乡、二道乡和双河乡。蓬安人把这些说永州话的人称作“永州拐子”。从语言地图上划分,仪陇县隶属于西南官话成渝小片,代表方言是成都话和重庆话。

◎·仪陇“永州话”研究综述

在历史、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川内有四川话、客家话和湘语等,有学者对四川内部湘语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取得成果。如崔荣昌先生(1985)在探讨四川话的形成过程中,第一次简要阐述了川内的湘方言的分布、类型和语音特点;随后他于1987年在共时层面对川内的湘方言

粗略地进行比较,简要说明“永州腔”的语言特点;1993年出版的《四川湘语记略》阐述了川内湘方言的源流、地域分布和语音特点;及至1996年,老湖广话、安化腔、长沙话和靖州腔的来源、分布、音系特点等得到较为全面的探讨,但针对仪陇永州话还未有系统描述。吴萍(2005)在她的硕士论文中全面描写了仪陇新城“永州话”的音系特征,并与湖南永州话和成都话进行共时层面的比较。目前,学术界对仪陇新城乡永州话的研究描述暂且停留在语音层面,词汇和语法尚处于空白阶段。

◎·仪陇“永州话”的形成机制

游汝杰(2018:49)认为造成汉语地理分布格局的原因有语言因素:方言内部演变、方言借用、方言交融;还有非语言因素:人口迁徙、行政区划、交通往来。同时,他认为人口迁徙是造成汉语分布格局变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需要考虑地理环境对方言格局形

成和分布的影响。参考这些因素,笔者对新城乡永州话的形成机制做出一些探讨。

■ 移民

迁移居民到新地之后聚居在一个较小的地域内,他们自成社区,跟外界的接触交流很少,当地人一般也不介入移民的社区。那么这些移民的方言就可能长期保留原有的基本面貌或某些特征,而与周围的土著方言有明显的区别。方言岛的移民来源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军队的驻防或屯垦;二是平民逃荒、逃难迁徙而来(周振鹤、游汝杰 2019:40-43)。

历史上记载的大规模入川移民有两次:一次是元末明初的“避兵入蜀”,主要是湖广地区的人逃难而来,其中孝感麻城人最多。另外一次是清朝前期的大移民。明末清初,整个四川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状态,先是农民领袖张献忠(1606—1647年)起事,接着是南明同清军之间的战争,加上吴三桂的反清,这一时期的战乱前后长达34年之久,其中规模

较大的军事活动持续 25 年。当时的四川人,特别是居住在城镇和平原地区的汉人,死的死,逃的逃,所剩无几。清朝顺治、康熙年间,四川地区人口极其稀少,土地大量荒芜,战乱、瘟疫、灾荒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伴随而来的是人口的大迁徙。顺治十六(1659 年)年,清政府鼓励“湖广填四川”,康熙年间实行很多措施,如:屯田、清查四川外流人口、遣返原籍、召集外省人入川插占落业,这些措施致使入川移民增加。从地域来看,清朝前期的移民活动遍及今天的湖北、湖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十余省区。

元末明初和清朝前期的两次大移民对四川方言的形成有直接且深远的影响。这些移民“著籍既久,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广安州新志·户口志》)从而造成了今天四川省以官话为主,又有客家方言(四川各地的“广东话”)和湘语(如以仪陇县新城乡为代表的“永州腔”)的局面(崔荣昌 1985)。

据同治《仪陇县志》卷二记载,顺治八年仪陇户口大致有 10 余户,如果按照清朝人口统计惯例,平均一户 5 口计算,仪陇县人口大约在 50 多人,当然这是个推测数据(谭红 2006)。据《四川移民地名与“湖广填四川”——四川地名移民空间分布和移民的省籍比例讨论》一文统计,仪陇县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各级移民地名总数高达 54 处(如表 1),属湖广籍最多,有 832 个,占整个明清省籍移民地名 1038 个比例的 80.15%(黄权生,杨光华 2005)。仪陇县原有人口大约 50 多人,而移民大约有 4000 多人,超过了原有人口数量。虽然不是短期内爆发性增长,但从移民来源和占比来看,很多移民对这个移民点接受程度和认可度是比较高的。由此也可以从侧面得出结论,仪陇县的外来人口超过本地土著人口没有用太长的时间。且聚集的移民多来自一个地方,他们在日常的交流和沟通中使用原来的方言,长此以往,形

成了与周围土著语言不一样的语言区域(数据来源:黄权生,杨光华

2005 对四川省区县中移民地区超过平均数的统计)。

表 1 四川省区县中移民地区超过平均数的统计表

重庆直辖市 市区县	各级移民 地名总数	嘉陵江流 域区县	各级移民 地名总数	沱江流域 区县	各级移民 地名总数	川西平原区县	移民地名总数
奉节县	26	遂宁县	26	泸县	24	青白江	16
云阳县	43	安岳县	24	宜宾县	39	德阳县	53
万县(市)	23	乐至县	31	富顺县	94	广汉县	137
巴县	73	蓬溪县	29	隆昌县	29	市中区	15
江津县	25	南充县	18	威远县	54	总计	221
永川县	33	南部县	56	内江县	19		
荣昌县	40	仪陇县	54	荣县	218	川西高原区	移民地名总数
璧山县	23	三台县	33	资中县	66	宁南县	12
合川县	17	开江县	43	资阳县	17	盐源县	12
北碚区	84	安岳县	18	简阳县	98	西昌县	38
南桐区	19	邻水县	14	中江县	14	德昌县	38
涪陵县	13	仁寿县	13	总计	672	汉源县	20
南岸区	13	营山县	12			会东县	87
总计	432	总计	371			总计	207

说明:上面各表资料来源四川省 80 年代编纂的各市(州)县(区)地名录(合川至还没有编录地名录,笔者以合川方志办和政协所藏地名卡片为统计数据,其中万县含万县市,叙永县有 12 个,没统计到表上。为统计之便,其中几个县是跨区域(流域)或两区域之间如中江县、开江县、蓬溪县、安岳县、乐至县等。宜宾县不属沱江流域。

从各湘语方言岛的保留县志(如《仪陇县志》《广安州新志》)来看,多数移民入川的时间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其中永零籍人数较多,永零指的是湖南永州零陵县(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乾隆年间的一些移民数据(田光炜 1981)如下:

乾隆十八年:

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 408 户;

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先等 991 户;

广西省入川民人胡志章等 8 户;

江西省入川民人萧药荣等 394 户;

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 17 户。

乾隆十九年:

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 281 户;

湖南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 1612 户;

江西省入川民人萧天祥等 140 户;

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 73 户。

乾隆二十年:

湖南省入川民人蔡芝茂等 1860;

广东省入川民人高三才等 590 户;

这三年的数据显示,湖南移民 4463 户,占总量 70% 以上(田光炜 1981)。此外,上文对川内地区移民数量统计进一步证实仪陇县移民数量大大超过土著居民。迁移时间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时间段,在移民过程中,源语言的使用占据人口、政治和经济优势,因此迁移到此的湖广人方言取代了土著方言。

■ 地理环境

山川、河流等对语言地理格局存

在影响。仪陇县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坐落在嘉陵江流域,水资源丰富,饮水和灌溉方便,利于发展农业,吸引外地移民人口定居。仪陇县南临营山县,新城乡地处两县接壤不远处,远离县城,且为一小型盆地,高山连绵,环境相对闭塞,地形非常复杂,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移居到此处的民众与其他方言的接触。例如,崔先生(1993)收录了一个族谱——仪陇《龚氏族谱》(仪陇县复兴区新城乡笼城村龚淳然存),龚氏祖籍系江西鹅颈大丘,后迁居湖广永州府零陵县城南万寿坊居住。迨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蜀经兵乱,遗民无多,相继入川。其后“或创业于南部富里口、安溪清,或创业于仪陇马家坝、罗家沟,或创业于营山南溪桥,或创业于汉中城固县郭家沟,或创业于蓬州干近坝、岐山坝、龙滩子、龙家坝、荒草地、牛心坝”。……迨至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起身,足足半年有余,始到营山文家沟,弟兄得以团圆。继移至蓬州蓬溪坝麻柳林后,方买陇城沟开垦。龚氏入蜀后分居南部、仪陇、营山、城固属陕西、蓬州等地,其入川过程十分清楚。仪陇县新城乡原属蓬安县,蓬州之“陇城”即今日仪陇新城乡之“笼城”。

■ 交通方式

古时候入川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水路,沿长江进入四川;另一种

是陆路,翻越崇山峻岭进入四川。孙晓芬(2005)认为湖南长沙、永州等地的移民以及广东、福建、江西三省的客家人是走陆路,翻山越岭抵达四川。仪陇新城乡位于川东,地形地势复杂,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少。吕俭平(2019:263)总结四川境内湘语的分布格局,认为其形成原因在于湖南移民多以整个家族甚至整个乡、县集体搬迁,容易集中聚合在一块,因此形成方言的集中分布区。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目前仪陇县境内有高速公路、跨江大桥、航运等,以及正在修建的汉巴南铁路,方便人们外出贸易、经商、求学,也加快了新城乡永州话与周围方言(主要是四川话)的接触,这也是新城乡川派湘语的成因之一。

■ 行政区划

新城乡位于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二道镇,地处仪陇县南部。2003年,县政府驻地由金城镇迁至新政镇,新城乡与仪陇县政府驻地距离更近,仅30多公里。由于距县政府驻地路途缩短,受其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辐射影响增大,与周围的方言接触几率更大,其原本的方言岛格局将会被打破。

■ 语言接触

语言的演变分为内部演变和外部接触引发的演变。内部演变时间长,变化较为缓慢;外部激烈的语言接触会在短时间内引发演变(Narrog&Henie 2021)。所谓“语言接触”,简单地讲,是指特定的语言个体或语言社团同时熟悉并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换言之,语言接触指的是一种社会语言学的状况,而非语言演变的过程(吴福祥 2007)。从清朝顺治时期开始计算,仪陇地区主要移民过程已持续大概360多年,在时间跨度上较为久远。因此,我们能够通过与仪陇永州话、湖南永州话和四川话的共时层面对比,简单分析新城乡湘语方言岛的形成机制。

古入声今读音的归属和四声框架是我们判断一个方言是否属于西南官话的基本条件。大致来说,入声归阳平的可以看作是西南官话。其

余湘语、桂北平话的主要区别在于古全浊声母和古入声的演变类型(李蓝 2009)。

吴萍(2005)通过对新城乡永州话、湖南永州话在声韵调共时层面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古全浊声母在湖南永州话中大多仍然保留浊音,少数清化;新城乡永州话大部分已经清化,少数保留浊音。可以看出,新城乡永州话的全浊声母的古今演化特点介于成都话和湖南永州话之间,浊音有保留,与湖南永州话接近;清化规律为今逢塞音塞擦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又与成都话的清化规律相同。湖永州话中没有声母[f],而新城乡永州话和成都话中都有,这来源于古帮组并母、非组和晓组字。新城乡的永州话出现了儿化韵[ɛ],这是湖南永州话中没有出现的。从整体上来看,湖南永州话、新城乡永州话和成都话三种方言都是四个调类: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古全浊平、清入、全浊入的演变在新城乡永州话和成都话中相同,与湖永话不同。仪陇县现在官话是西南官话中的成渝小片,现在的湖南永州话在官话分区里面隶属于西南官话桂柳片,因此古浊声和声调演变框架等具有相似性。因此,笔者又将新城乡的永州话与老湘语的方言点进行比较,尽可能描述出历史层次的演变差异。

以下为新城乡永州话与老湘语的对比,材料来自吴萍(2005)、李康澄(2020、2022),特点如下。

1. 古浊声母是否保留。新城乡永州话保留了[b][d][dz][ʒ][ɣ]5个浊音,大多数发生了清化。而老湘语浊音保留数量较多,少数发生清化。

2. 是否区分尖团。新城乡永州话3精组声母和见晓组声母在细音面前有分别,要么合流成舌叶音时[tʃ][tʃʰ][ʃ],要么合流成舌尖音[ts][tsʰ][s];而在老湘语中,部分方言点会区分尖团音,[tʰ][tʰʰ][tʰ][k]都是见组细音在特殊语音条件下所发生的特殊音变现象。

3. 古全浊声母的清化规律。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和塞擦音时的清化一般依据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规律,如:

爬[pa] 桃[tau]。老湘语中古全浊声母逢塞音、塞擦音多不送气。

4. 入声调。新城乡已经没有人声调,入声调归阳平。但部分老湘语中还有人声调,调值33。

5. [h][x]是否混读。在新城乡永州话中,[h][x]区分,老湘语中是混读的,对于“扶”,各老方言点的读音[h][x]皆有。

6. 儿化韵。新城乡已经发展出了儿化韵,但老湘语还未发现。

7. 四声的框架。新城乡永州话的四声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但老湘语的声调类型更多,入声也演化出两种类型:阴去和阳去。

从新城乡永州话与老湘语的对比可以看出,两者有共同保留的特点,也有各自创新之处。1983年,崔荣昌先生对仪陇永州话进行调查;2005年,吴萍对仪陇新城乡永州话进行调查。在此20多年的时间里,新城乡的永州话受周围四川话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影响,儿化韵和入声调开始演变,并往官话方向演变。

>>> 结语

从语言自身因素和非语言因素来观察,新城乡永州话呈现出“川派湘语”的特点,原因在于移民过来的永州人集聚在此生产劳作生活。随着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发展,他们与周围使用其他方言的人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增多,形成了现在的方言岛格局和语言特点。

和大多数方言岛一样,现在方言岛的方言与源语言只是接近而已,并不完全相同,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因为方言岛和出发地的方言长期隔绝,各自有所发展,时至今日仪陇新城乡永州话与湖南永州话依然存在一定的差别。二是因为方言岛的方言是闭锁性的移民造成的,这只是相对而言,这些移民不可能不跟土著居民接触,尤其是现在社会。仪陇的“永州腔”难免也要吸收和借鉴四川话,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语言格局。